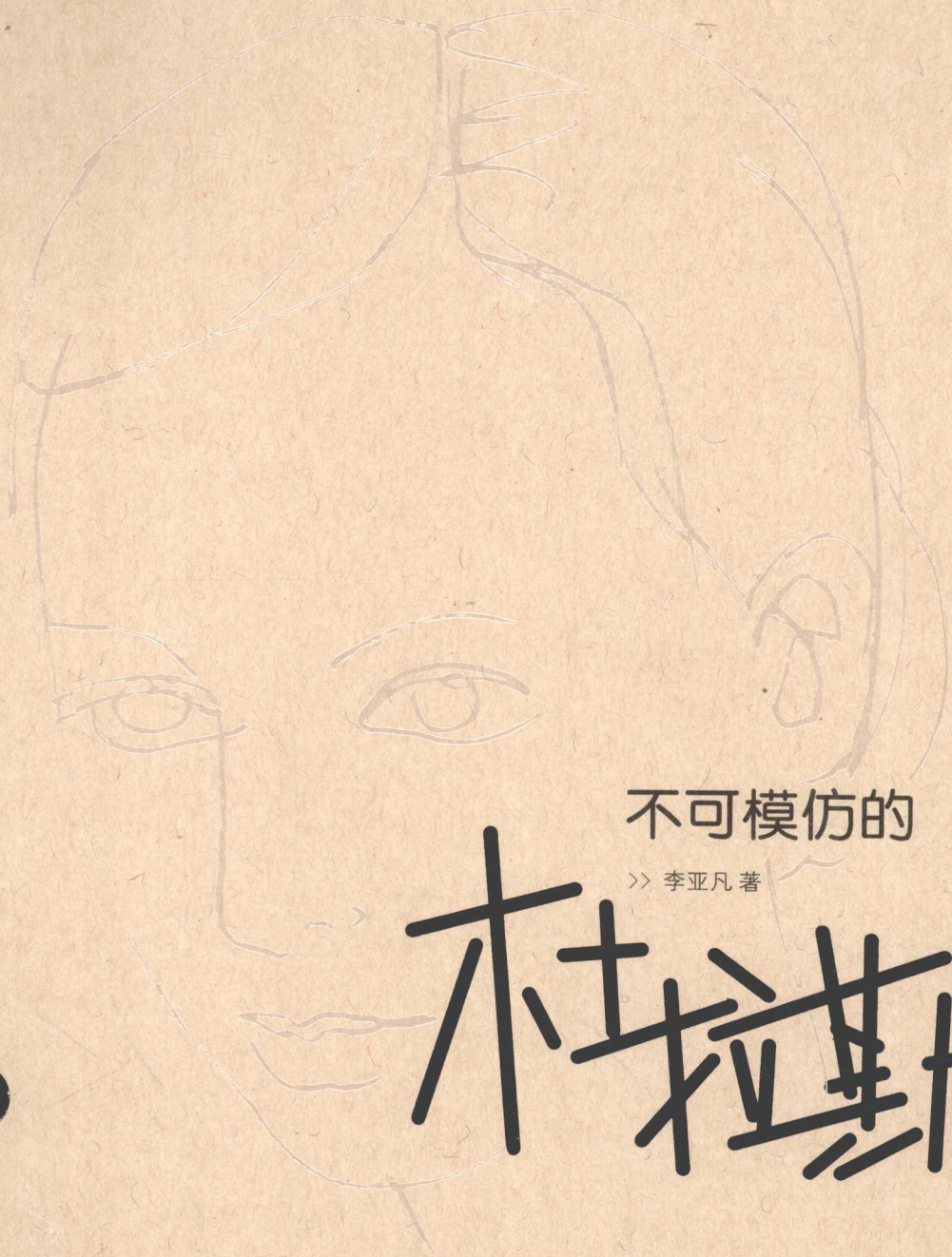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知性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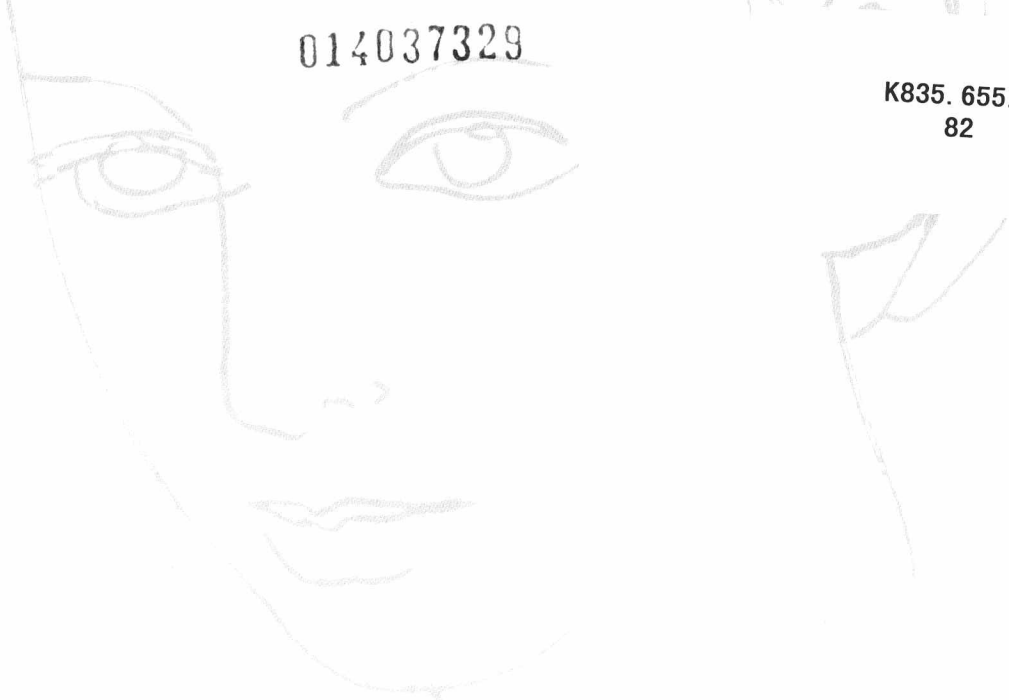
不可模仿的

>> 李亚凡 著

木拉其

014037329

K835.655.6  
82



知识与生活

不可模仿的

>> 李亚凡 著

# 木拉基斯

*Abbas*



北航

C1725572

K835.655

8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模仿的杜拉斯/李亚凡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知性与叛逆: 女性三部曲)

ISBN 978-7-02-010026-2

I. ①不… II. ①李… III. ①杜拉斯(1914~1996)—传记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7138号

责任编辑: 张海香 全保民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8千字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26-2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目 录

- 第一章 巴黎的《情人》** 1
- 第二章 走不出的印度支那** 15
- 殖民地之梦 16
- 异乡的母与子 26
-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37
- 湄公河畔的爱与恨 51
- 第三章 情系法兰西** 77
- 魂归故里 78
- 她,已经出发 85
- 初涉文坛 92
- 不平静的生活 98
- 第四章 为自由,为和平** 103
- 《痛苦》 104
- 理想,选择,沉默 130
- 第五章 写作与激情** 153
- 时光流转,才情依然 154
- 杜拉斯的迷狂——沉沦三部曲 197
- 音画时尚——电影十年 222

**第六章 爱情不老, 生命永驻 257**

《这份爱情》 259

穿越生命的文字 278

苍茫恒久的美 294

**第七章 尾声 303**

致杜拉斯(跋) 311

参考书目 314

杜拉斯作品年表 315

## 第一章

### 巴黎的《情人》



巴黎，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  
巴黎，崇尚自由民主的乐园。  
巴黎是浪漫的、时尚的，也是放荡的；  
巴黎是政治家、艺术家的，也是情人们的。

从何说起呢，巴黎的情人？说说拿破仑·波拿巴，还是说说弗朗索瓦·密特朗？说巴尔扎克，还是说萨特？抑或罗丹，毕加索……

不，我们要说的《情人》是一本书，一本震动过巴黎的书，一本震动过世界的书。这本书属于玛格丽特·杜拉斯，也属于巴黎，属于全世界。

✎ 晚年时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sup>①</sup>

这是杜拉斯《情人》一书中开篇的第一段文字。在岁月的风尘染白鬓发之际，杜拉斯回眸自己年轻时的恋情，无限沧桑尽在其中。往事，在七十年生命的时空中，既清晰又朦胧：“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便如海浪一样决堤而来：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渡轮上。

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

我才十五岁半……<sup>②</sup>

——那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爱，一场孤独绝望的爱，一场令人痴迷、令人心碎的爱，那是一个少女的初恋。

一九二九年，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sup>③</sup>。

在湄公河的轮渡上，一位才十五岁的法国白人少女邂逅了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黄皮肤的中年男人。“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杜拉斯写道：“他一再在这渡船上见到她真是不寻常。”接着，“她上了黑色的小汽车。”在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这辆当时在法国非常流行的黑色小汽车，承载着少女与中国情人多少悲欢离合，悠悠此情，其分量，早已超出了负荷。

这一天，是星期四，事情来得未免太快。以后，他天天都到学校来找她，送她回宿舍。后来，有一次，星期四下午，他到宿舍来了。他带她坐车走了。<sup>④</sup>

- ① 《情人，乌发碧眼》，第12页，「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 ② 同右，第6页。
- ③ 印度支那是越南在前法属殖民地时的旧称。当时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北部的东京地区，中部的安南地区和南部的交趾支那。
- ④ 《情人，乌发碧眼》，第22页，「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电影《情人》中的法国少女和中国情人 >>





- ① 胡志明市的旧称。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东北部，在前法属殖民地时期西贡为交趾支那首府。
- ② 《情人，乌发碧眼》，第92页，〔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 ③ 同注②，第95页。

堤岸，距西贡<sup>①</sup>仅几公里远的中国人聚居区，中国情人有一间外墙涂成蓝颜色的房子，杜拉斯称其为“蓝房子”，那里是他们经常幽会的地方。就在那个下午，那个星期四的下午，那件必定要发生的事发生了——少女为情人献出了她的童贞。在茫然与恍惚之间，欲念就这样存在了、发生了。

黄昏时分，情人对少女说，将来她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少女似乎没有明白这句话的全部，不过她按照情人说的，“把这房子看了又看”，“再看看他的面孔，那个名字也要牢记不忘”。

就这样，这个贫穷的法国白人女孩，和这个中国富商的公子相爱了。

这是一段浪漫的爱，一段没有结果的爱。

按照中国的封建习俗，中国男人早已订亲，女方是一位从未谋面的富家小姐，门当户对。白人女孩也即将越过大洋，回法国去继续求学。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轮船发出告别的鸣声，舷梯已经撤掉，船离岸了。

她哭了。

那辆黑色的小汽车孤零零地停在码头上，车子的那些特征少女是多么熟悉啊，她一定坐在后面，那模样依稀可辨，一动不动，沮丧颓唐。

她的手臂支在舷墙上，和第一次在渡船上一样。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她是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她看着那辆黑色汽车急速驶去。最后汽车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sup>②</sup>

这注定是一段恒久的爱，一段难以自持的爱，一段不可名状的爱。半个世纪的分别，使得这段爱不可能再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了，但是这段爱情没有僵化，没有死亡，它深深地埋藏在心灵深处，带来的是无尽的思念、痛苦和绝望。

战后许多年过去了，经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还要写书，这时他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他知道她已经在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的母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对于小哥哥，既为他，也为她，他深感悲戚。后来他不知道和她再说什么了。后来，他把这意思也对她讲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深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sup>③</sup>

这是杜拉斯《情人》一书中的结尾，读来让人感动。虽然时过境迁，虽然他们没

有重逢，但是他们的爱没有变。人的一生能有这样一种滋润整个生命的爱，在这尘世间，还有什么值得企求的呢！

让我们模仿杜拉斯的语调试答一下：

他：情人，多美的字眼。

她：可是，爱会持续多久？

他：永远！

她：永远有多远？

他：到死那么远。

她：不，比死还远！

“到死那么远。”——这就是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

“不，比死还远！”——指的是杜拉斯晚年伴她到死的那位年轻的情人，他延续了杜拉斯的生命。

需要说明的是，杜拉斯笔下的《情人》讲述的不单单的是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的爱，在这个爱情故事中还交织着殖民地家族创业的艰辛和失败的背景，对母亲及兄长的爱与恨，对殖民统治的希望与绝望……杜拉斯如泣如诉，悲怆而低沉，其内涵丰富深邃，充满了张力。杜拉斯那神秘、细腻的文字，使人仿佛置身于一条充满了黑色情结的大河，她那非线性的时空穿梭、自由的场景切换，又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回味无穷。

杜拉斯《情人》一书的特殊之处就是带有很强的自叙性和自传性，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有生活原型。那位白人少女就是杜拉斯本人，那位中国情人的真名叫李云秦，他们经常幽会的那所蓝房子也还切切实实地存在着，不过现在成了警察署……几十年过去了，湄公河没有变，轮渡没有变，堤岸也没有变，只是岁月流逝，故人已去。杜拉斯的母亲和两

✎ 等待、等待爱，爱就是一种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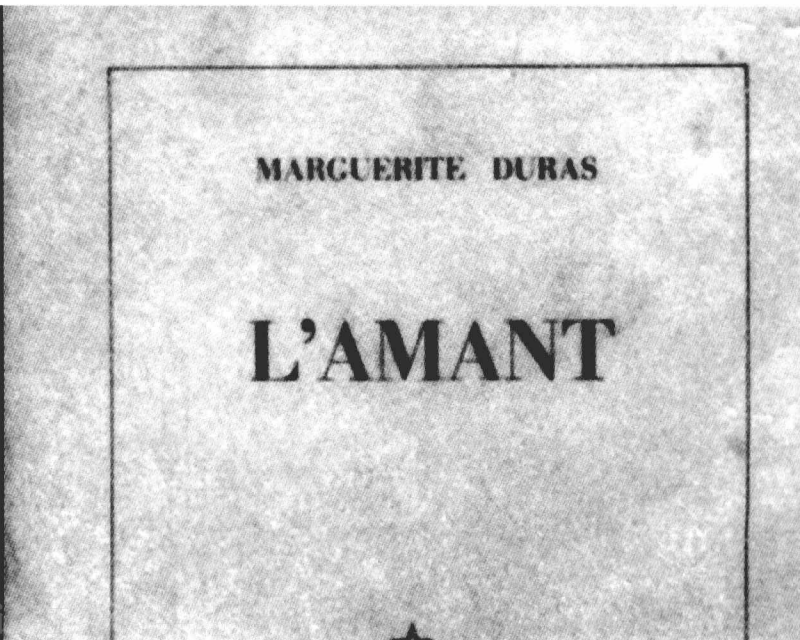
个哥哥都已过世，恩恩怨怨都已了结，这也是杜拉斯敢于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的原因。观其一生中的写作，她总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读者看不见庐山真面目。长久以来，杜拉斯对这段爱情一直缄口不提，可是不管她如何遮掩，仍无法压抑那内心喷薄欲出的激情。《情人》一书像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了杜拉斯在心底封存了半个世纪的秘密。她的故事终于让世人皆知，不仅在巴黎，乃至在世界。

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不知道这一天在巴黎发生过什么大事？政治上的，或者外交上的？但是有一件事的发生，是应该记录在册的，那就是《情人》一书的出版发行——二万五千册书一抢而空，巴黎人像发现了一件珍宝似的拥向书店，想一睹《情人》的风采。第二天，出版社告急，书店告急。子夜出版社每天都会接到一万册的订单——子夜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书的最高印数从未超过一万册——一时间，“洛阳纸贵”，原书使用的纸张成了缺货。出版社竭尽全力印了二十五万册，仅仅五天内便被销售一空，出版社又加印了十万册，结果两天内又被一抢而光。为此，有的书店不得不采取限购政策，这简直成了法国出版界的奇闻！半年后，子夜出版社在《世界报》上用整页篇幅发布了《情人》一书的销售曲线，曲线呈上升趋势。据说出版社共印了二百五十万册《情人》，这和杜拉斯在一次答记者问时的回答是吻合的：

记者：……您的情人有多少读者？

◇ 《情人》书影

◇ 1984年《情人》首发本



杜拉斯：在法国，目前应该有两百万。并且人数还在增长！<sup>①</sup>

国外也掀起了一股《情人》热，世界各地的出版商都不约而同地拥向巴黎，争先恐后地要求购买翻译版权。《情人》被译成了四十二种语言，还不包括方言，印数无法统计，读者就不计其数了。美国《新闻周刊》破天荒第一次腾出一整页篇幅，来介绍一名外国作家。

《情人》的出版成了法国文学界的一次重要事件，给夏末初秋的巴黎带来了一股热浪。喜欢杜拉斯的人，不喜欢杜拉斯的人，都在捧着《情人》读。据说，总统府和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在上班的时间都在谈论《情人》。印度支那，那片曾经属于法兰西殖民者的土地，那个曾经装着无数法国人梦想的地方，因为《情人》，再一次在法国人心中激起了悠悠的思念之情，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法国，甚至掀起了去印度支那旅行的热潮，去寻那已经失落的土地，去看那记忆中的异国风情。

媒体也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情人》风。九月五日，《情人》出版的第二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到处都在谈论《情人》，谈论杜拉斯。新闻界、评论界双管齐下，《解放报》、《晨报》、《世界报》、《新闻周刊》、《新观察家》、《观点》……都用大量的篇幅评介这本书。赞美之声、赞赏之情，几乎是异口同声，批评之词只是些枝节，微不足道。许多人给杜拉斯写信，子夜出版社每天都要收到上千封信，简直比总理的邮件还多。

杜拉斯出大名了，飘飘然了，杜拉斯不再仅仅是个作家，她成了文学界的一位国际明星。杜拉斯的一切都成了一种时尚，人们模仿她说话的腔调，略带沙哑、有点低沉的女中音，经常的停顿和句子的重复。圣伯努瓦街杜拉斯的家门口经常围满了人，记者、读者、崇拜者……他们想知道杜拉斯的一切，他们要看一看《情人》中那个诱人的、充满魅力的白人少女，如今是什么样。七十岁的老姬并没有让他们失望，杜拉斯惊喜地发现，在她的居住区周围，已经有好多人在模仿她的穿戴：一条格子裙，套衫外面加一件背心，通常是黑色的，再围上一条颜色鲜艳的长围巾，配上一副黑色的宽边大眼镜，脚下一双高跟短靴……杜拉斯开心极了，心想，我杜拉斯不但书卖得好，还领导时装新潮流！她像个孩子那样高兴得直拍手。也许这些满足了她一点虚荣心？不，她就是一个这样单纯的人，单纯得像个孩子。不管大事小事，她都会喜于形怒于色。人们可以模仿她的外表，但绝对模仿不了她的内心、她的激情、她的写作、她的文字……杜拉斯是独一无二的，杜拉斯独来独往，独断专行，杜拉斯是一位不可模仿的女性。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杜拉斯做客法国电视二台“新书访谈”栏目。在通常



《 197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位于诺弗勒城堡的花园里。

情况下，杜拉斯是拒绝在电视上露面的，她认为电视会破坏文学的神圣性，使其庸俗化，认为电视是对文学的践踏。她曾经毫不讲情面地回绝过电视台对她的邀请。“新书访谈”是法国电视二台的名牌栏目，其主持人贝尔纳·皮沃是位家喻户晓的著名主持人，他曾经在这个栏目中邀请过像总统密特朗这样的政要人物，还有许多知名的大作家。皮沃毫无把握地向杜拉斯发出了邀请，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出乎意料，杜拉斯这次十分爽快地接受了邀请，给足了皮沃面子。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

接下来令皮沃担心的是节目直播的效果会怎么样。他了解杜拉斯的个性，这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她从不遵守任何规则，更不喜欢受人摆布，她会信口开河，自己来发表评论，假如话不投机，她甚至会起身离去，从不给人留情面。

又是一个意外，杜拉斯一反常态，她一改往日那种无拘无束、自由放任的习气，而摆出了一副严肃、认真、稳重、深沉的姿态。在一小时零十分钟的节目里，杜拉斯和皮沃面对面地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谈到《情人》，这位七十岁的老作家变成了书中那位十五岁的少女，

≈ 1975年，密特朗参加贝尔纳·皮沃主持的“新书访谈”。

1984年9月，《情人》出版后，杜拉斯接受贝尔纳·皮沃的采访。 ≈



似乎有点腼腆，但绝不怯场。她侃侃而谈地讲起自己和家人在印度支那那辛酸多于快乐的往事，她毫不掩饰地谈起在湄公河的轮渡上第一次与中国情人相遇时的感受。她的表情那样清纯，让人忘记了她的年纪。面对亿万观众，她似乎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自己就是《情人》中那个迷人的少女，那个中国情人是她一生的爱。她公开地谈到了自己对酒精的迷恋，承认自己是一个酗酒者，承认自己接受过治疗。她诙谐、幽默，又不失严谨、凝重。她回忆起加入法共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抒发着自己对共产主义曾有过的狂热之情。她讲到知识界的名人、她的朋友们：让-保尔·萨特、罗兰·巴特，讲她几十年来的创作，她的书，她的过去和现在……

杜拉斯深情地注视着观众，她发自内心的真诚坦诉打动了观众们的心。她毫不矫揉造作，没有一点取悦于人或炫耀自己的意思。除了作品外，观众们又领教了杜拉斯驾驭语言的能力，评论界称之为伟大的谈话艺术。研究杜拉斯的专家弗莱德里克·勒贝莱这样评价道：“伟大的杜拉斯出现在聚光灯下。那是个神圣的夜晚，电视观众看到了一位传奇人物，无穷的智慧和无懈可击的老练，言语恰到好处，富于诗意的想像力，独特而敏捷的思路。”

杜拉斯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制造新闻的人，杜拉斯知道如何创造轰动效应，杜拉斯超群出众的才思和优雅又一次征服了巴黎，征服了法国。“新书访谈”的第二天，书店里再次出现了抢购《情人》的风潮，法国人到处在找《情人》，杜拉斯热再次升

◇ 杜拉斯在法国电视二台接受采访



① 龚古尔文学奖是法国作家龚古尔兄弟于1903年设立的，是法国最重要、最权威、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奖。

温。杜拉斯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主持人贝尔纳·皮沃说：“真是有点令人发窘，我周围已经沉默了十年，现在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射现象。”

这一年的十一月，巴黎的深秋已经有了一丝凉意，但是由《情人》引起的热浪还没有过去。一年一度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sup>①</sup>正在角逐中。入选的除了《情人》外还有两本书：《二十六年夏》和《头等魔鬼》。《情人》已在各大排行榜上高居榜首，人们在议论，在猜测：杜拉斯会赢得龚古尔奖吗？到底大奖能花落谁家？整个巴黎都在拭目以待。

《情人》的火爆让评委们也坐不住了。评委米歇尔·图尔尼埃打电话给子夜出版社老板热罗姆·兰登，问他为什么不给他寄《情人》来，兰登回答说他没有义务给评委寄书。图尔尼埃只好自己去买了一本，一口气看完，他的心中已有数了，他立即打电话给兰登，问他：杜拉斯会接受龚古尔奖吗？

是啊，杜拉斯会去领奖吗？无论评论界还是读者们，都为这个问题而担心。



◀ 玛格丽特·杜拉斯

☞ 《情人》荣获1984年龚古尔文学奖



三十四年前，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曾经和龚古尔奖擦肩而过，原因是书中抨击了法国殖民者，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情绪，这是个没有人能说得出口的原因，但是人人心里都明白。打那以后，杜拉斯就对文学奖嗤之以鼻，她蔑视那些玩弄政治的文人，她不愿意把自己作品的命运掌握在某个评审团手里。她抱怨说：“如果有一个争议评审团，我一定要参加。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只进行批评，不作任何奖的评审团。它不针对作品，而是针对评判者、评论界和别的评审团。”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杜拉斯还会记恨当年的遭遇吗？她会拒绝这项荣誉吗？杜拉斯可是个什么也不在乎的人，惹急了，她会既不讲礼貌也不讲教养，在她身上既有高贵也有残酷，凡是和她打过交道的人都领教过她的厉害。兰登忐忑不安地拿起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杜拉斯的想法。杜拉斯对这个迟来的奖赏似乎已经麻木不仁，要？不要？好像都是一回事儿，她含糊其辞地回答兰登：“普鲁斯特也得过龚古尔奖。”

她为什么说起普鲁斯特，而不说别人呢？比如几乎与她同龄的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九五四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抑或别的什么人？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杜拉斯有点忘乎所以了，她想跟大名鼎鼎的普鲁斯特并驾齐驱；还有一个原因是，杜拉斯当时正住在法国的海滨度假区特鲁维尔小镇的黑岩旅馆里，而这里也正是当年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的地方，这种居住环境的巧合也许是她脱口而出普鲁斯特名字的原因吧！

不管怎样，听杜拉斯的口气她好像并不拒绝获奖。但是她实在不想卷入这场竞争，随他们去吧，荣誉对她已经不重要，七十年的人生，五十年的写作，爱情与作品，有这两者，此生足矣！在评选的日子里，她远离了喧嚣的巴黎，和她的小情人雅恩-安得烈亚·斯泰纳一直住在特鲁维尔，静静地等待着评选结果。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全法国的目光都投向了巴黎的特鲁昂饭店，龚古尔文学奖将在此揭晓。加永广场上挤满了人群，一面很长的燕尾旗在广场上空飘扬，上面写着：“玛格丽特万岁！”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一种民意。大奖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人们还在翘首以待。评委会主席弗朗索瓦·努力西尔终于出现在馆店的阳台上，他宣布，经过三轮的评选，一九八四年度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以六票赞成，四票反对的结果，授予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广场上立即沸腾起来，浪漫的巴黎人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向杜拉斯祝贺。加一句，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普鲁斯特的《在少女们身旁》也是以六票赞成，四票反对的结果，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难怪杜拉斯会提到普鲁斯特的名字！

子夜出版社更是为这一荣誉而高兴，兰登再次拿起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在第一时间告诉给杜拉斯。兰登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兴奋，而杜拉斯非常平静，她拖长音调回答道：“龚古尔没有找到拒绝将奖颁发给我的理由。”言外之意，这次获奖是对一九五〇年那十个龚古尔文学奖评委巨大的讽刺。看来杜拉斯对这次获奖还是很领情的，她认为这次自己得奖是当之无愧、理应如此。不管怎么说，这次的成功抵消了三十四年前的怨气，终于报了 she 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





《爱 and 恨，都化成了流畅的文字。》

的仇。她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认可，公正和正义得到了伸张，她可以扬眉吐气了，她的好胜心也因此得到了某种满足。

一九八四年对于杜拉斯来说，真是幸运的一年，收获的一年。从这一年起，杜拉斯的名字就走出了法国，名扬四海，传遍了全世界。“我身高一米五，但我属于全世界。”《情人》一书畅销海外，杜拉斯书迷俱乐部在美国应运而生，她在美国获得了普利策-巴黎-海明威奖，这是一项最高荣誉奖。杜拉斯已经走到了她生命的最高峰。回过头去看看印度支那那个十五岁半时的自己，杜拉斯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是依恋还是怀念？是赞叹还是伤感？或许兼而有之？应该说《情人》使杜拉斯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她如释重负，不必再为那段埋藏了几十年的情感而感到压抑，从此以后，杜拉斯的生命中阳光灿烂，她又再次起步，奔向另一个高峰。

《情人》的故事还没有完。一九八七年春天，杜拉斯萌生了想把《情人》搬上银幕的想法。在此之前她自己导演过电影，如《印度之歌》，她也写过很多电影剧本，如《广岛之恋》。美国人也想买她《情人》的版权，准备拍这部肯定叫座的电影，但是美国人出价太低，杜拉斯没有同意。她找到了以前和她合作拍片的导演雅克·特洛奈尔，还有朋友克洛德·贝里。他们准备合作，由贝里出资，杜拉斯来写电影脚本。

杜拉斯想拍的不单单是发生在印度支那的自己的初恋故事，她想拍的是在那片土地上自己脑子中的全部记忆，她想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记述自己几十年来写过的故事：那弥漫着椰香的南国风情，那太平洋上无法阻挡的季风，湄公河轮渡上那拥挤的人群、破旧的大卡车、老妇人的叫卖声……更重要的是她那贫穷败落的家，那可恨又可敬的母亲，那相依为命的小哥哥和那堕落的大哥。还有她在几部书里都经常提到的三个女性：劳儿·V.施泰茵、女乞丐和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还有那为爱而狂的副领事……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日，杜拉斯完成了电影剧本的第一稿。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也在对《情人》进行改编。他的构思非常贴近“情人”二字，那就是纯粹讲述发生在印度支那的一个法国女孩和一个中国男人之间的情爱故事。杜拉斯和阿诺，同时对《情人》进行着不同的诠释。杜拉斯还没来得及和阿诺争辩，就一病不起，在医院里到了奄奄一息的地